



高中生的文章总是各种不和平,奇怪的观点,奇怪的见解,并且整篇文章理直气壮得令人头疼,但是,我依然得给出客观的评定。不过这样精细审阅有些消耗我的mp,哎,索性就停下来休息。工作一旦停下来,手自然而然摸索身上的香烟。

倚靠窗边,除了香烟的气息,还有春末的味道。刚进高中的小鬼想必新鲜感早就过去了,这样的季节,一定是失望与快乐共存的季节,毕竟,进入新环境总会有得到和得不到的人。“平冢老师,打扰了。”陌生冰凉的问候语将我的视线拉回办公室内。是一个惊艳美丽的黑长直女孩,那双澄澈直视的双眼,恍惚间让我有些怀念。

“阳乃?”

“误?”

一下子脱口而出,而后意识到显然自己疏忽错认,忘了应该问的话。

“抱歉,你是哪个班的学生,有什么事吗。”“不,该道歉的是我才对,忘了自我介绍。老师,我是一年J班的雪之下雪乃。”

“这样啊,阳乃提到的妹妹是你啊。”

听到我提到阳乃,这孩子略有些抵触,眼神透出更为锐利不悦的目光,这孩子跟阳乃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啊,倒不如说人如其名呢。

不过,这份孤高的不悦又是从何而来呢?我掐灭烟头,顺势坐了下来。

我掐灭烟头,顺势坐了下来。“坐吧,你应该有事找我吧。”“谢谢。老师。”

“所以呢,有什么事。”

“我想创立社团,想请您担任社团的顾问老师。”

这么说着,她拿出了一份申请表,认真小心递给我。

接过表的我端详了一下,有些出乎意料。“侍奉社?”

“是的,优秀之人无偿向有困难之人伸出援手。”

这孩子如同是在诉说自己理想般,坚毅直接的眼神不掺杂任何一丝动摇,不吝啬表达自己的优秀,也不掩藏自己的慈悲之心。

“雪之下,你的意思是解决任何困难?”学生的命题必须正确也是老师的责任。

“不,侍奉社本意并非在此,那些困难之人需要自己学会解决问题,侍奉社正是帮助其学会独立解决问题的过程,原则上,那些只想得到纯粹依赖的人不配得到侍奉社的帮助。”

应该是悲伤还是欢喜呢,无论是谈吐还是觉悟,到底,这孩子完全不像一个高中生女孩。“雪之下,为什么呢,明面的理由已经有了,你自己的理由又在哪呢。”

谈及于此,她悄悄叹一口气,眼神略微黯淡了些。

“改变风向。”

雪之下的拳头悄悄握紧,眼神里那仅存不多的失落也一扫而空,浮现的是那份理所当然的微笑。

期望的点正是痛点。

我情不自禁叹了口气,但是为了掩藏惋惜情绪的输出,我又微笑了起来。

无须多言我也能明白她一路走来有多艰辛,看来这个故事里从来都只有她一个人。

但是,那丝通往外界的连接线已经切断了对吧,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。

所以她在等外界的联络。

不过我认可了,这样的答案。

我能区分她和她了。和她一样的优秀,一样的不坦率,一样的不满吗。但是啊,终归和她不一样。那家伙特意提及肯定也是因为如此吧,真是的,是个连关心都不坦率的家伙。

这孩子也肯定有自己无法理解的困惑,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,当下的时间里如果还只能得到那些片面的,理想的结论,那就太可惜了。

所以,我再一次妄想期待着,她能有和阳乃不一样的答案。

应该回以诚挚治愈的微笑对吧?

“哈哈哈哈哈,真不赖啊。雪之下,也对,这样才比较有趣。”

听到我不着边际的回复,她像忍着头疼似的,揉着太阳穴。话说这幅模样真像啊,有过一两面之缘。

“平冢老师,请您注意声音,太大了啦。”

“雪之下,成为顾问老师没问题,但是我有条件。”

“那是什么?”

“你希望社团只有你自己一人对吧?那不行么,雪之下,我的条件是今后社团必须两人及两人以上,人选由我来定夺。”

“平冢老师,我一个人就够了。”

“怎么?多一个人反而没信心吗?”

“不,如果老师执意要让一个拖后腿的加入社团,我也没意见。”

看来是骄傲多一些,真好搞定。哈哈。

“好!合作愉快。”

我站起身来,爽快地伸出手,不是应该这样吗?少年漫热血开头都是这样的呀!

雪之下盯着我伸出的手犹豫了良久,像猫伸出爪子悄悄试探一样,颤颤巍巍别扭地伸出了手,轻轻地握了一下。

“姑且多问一句,你的目标很明确啊,直接找我。”

我以调侃的语气，实则心知肚明。

“嗯，成功率最高的，只可能是您，平冢老师。”

她像成功抓住逗猫棒的猫一样，毫不吝啬展露出自豪的姿态。

阳乃那家伙不会把我拉进什么未知泥潭里了吧？

“还有，雪之下，今后的社团活动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我走回了自己的办公桌，那些笨蛋文章一出现在视野里，肩膀便一下子失去维持形状的力气。

“平冢老师您接触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多，届时将侍奉社引荐出去如何？寻求帮助的意愿看个人，我也只帮助向侍奉社求援之人。”

喂，老师头发是粉色的吗？是超能力者吗？居然还我增加工作！

我无奈叹息。

等等，今后要是有麻烦事的话，倒可以让这孩子帮忙啊，真棒！这孩子看起来能力很强的样子。方法虽然可耻，但是有用！

“你要是早就想这么缜密了，倒是帮我看看这些不着边际的作业啊。”

“诶？”

雪之下疑惑并且好奇抚摸着下巴，探下头来，

“老师，主题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期待的高中生活啊，可恶啊。”

看了作业，我都快忘了布置的主题了。想到这里，拳头不由自主握紧了起来。

“不，老师，我就不帮忙了。再说了，这是老师的工作吧。最上面那个用排除法得到现在是最愉快的说法已经够让我恶心了。”

她再次苦恼揉太阳穴，拜托，我也很苦恼啦。

“哦，那个啊，那个只是问题少年之一啦。”

嗯？是哪个笨蛋写的来着？

“那平冢老师，请加油，打扰了。”

“哦哦哦哦，需要用的社团教室我之后在通知你。”

“麻烦您了。”

雪之下微微鞠躬，便转头离开。

可恶！要不再偷懒一会儿？

桌子一团糟，甚至连抽烟心情都没有。

索性就把手头上的东西收拾一下。

期待的高中生活吗，何必偏偏记起来了呢，我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啦。

“诶？排除法笨蛋是谁来着？”

瞟了一眼名字，比企谷八幡。

好，从他开始整顿吧。